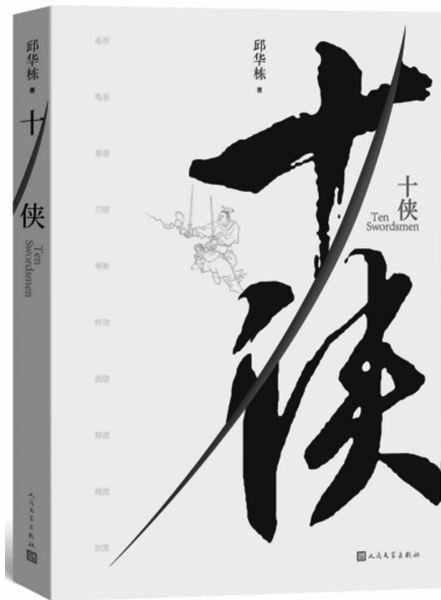


我埋伏在一座桥下



《十侠》
邱华栋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年11月

内容简介

《史记·游侠列传》曰：“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十侠》是邱华栋的短篇历史武侠小说系列，包括《击衣》《听功》《绳技》等十篇。从春秋战国到明清，讲述了十位各具特点的侠客的故事。这些故事的叙述各有腔调，或活泼，或苍凉，或清逸，或悲壮，写出了侠的不同侧面。小说把刺客和侠士放在著名的历史事件中，想象历史的细节，赋予人物以温度，复活了侠的精神。

作者简介



邱华栋

一九六九年生于新疆，祖籍河南。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夜晚的诺言》《白昼的躁动》《正午的供词》《花儿与黎明》《教授的黄昏》《单筒望远镜》《骑鱼的人》《贾奈达之城》《时间的囚徒》等十二部。发表中短篇小说两百多篇，出版小说集、电影和建筑评论、散文随笔集、游记、诗集等一百多种单行本。多篇作品被翻译成日文、韩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法文和越南文发表和出版。曾获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上海文学》小说奖等。

《击衣》

上篇
1

我现在埋伏在一座桥下，打算刺杀我的仇敌。他会路过这里，我已经打听好了。

我端坐在这赤桥下有半天了。我是在后半夜抵达这里的，为的是不惊动任何人。我坐久了，一动不动，慢慢觉得我就是一块石头。是的，我是一块石头，已经感觉不到时间的变化了。可赤桥下的水在流，水面的船在走，只有我，静静地凝视着水，一动不动，宛如一块石头。

一只鸟飞了过来，站在我的头顶。

这是一只白色水鸟。它丝毫察觉不到我是一个活物。它站在我的脑袋上，也是为了观望。它在看什么？啊，我知道了，它在盯着河水里倏忽间游来游去的鱼儿。那是它的目标，它紧紧地盯着水面之下游鱼脊背的黑影，瞅准了机会就腾跃而起，像是一把利剑那样扎向水里，瞬间就擒获了一条腹部银白的小鱼儿，从水中奋力跃起，扇动翅膀，翩然飞走了。

那么，我的目标呢？赵襄子会来吗？我坐在这里，穿过了黑夜和凌晨交替的帷幕。我在夜深人静时到达这里，披上灰黑色的衣服，在河边柳树的浓荫遮蔽下，成了一块默然无声的石头，才不会被人注意。

太阳出来的时候，我身上凝结的露水已经去除了我的体味，任何一只昆虫都会觉得我是一块石头，没有什么威胁了。

我的坐姿略微向前倾斜，我能看见河水底下所有的东西。水草的摇摆，鱼儿的追逐，人的丢弃物的残渣，孳生的蚊虫欢快地繁殖。

我在等待赵襄子，我要杀他，我必须杀他，不杀他我无以报答我的主公智伯瑶。我的主公智伯瑶已经死了。可即使他死了，我也要报答他。

在我的怀里，藏着两把利刃。这是两把双刃一尺剑，并不长，但却锋利无比，插在薄牛皮制作的剑鞘里，掖在我的怀里，藏在我左边和右边的肋下。如果这两把短剑想见血了，它会鸣叫，会发出带着回响的尖利的啸声。那声音像是从冶造它的铁矿石里就开始发出的，嗡嗡然又铮铮然，然后，我就能感觉到剑体发热，带着渴饮鲜血的欲望，试图从剑鞘中一跃而出。

我凝视着赤桥下的流水，屏气凝神，耳听八方。我听到了马车和骑兵队隐隐从远方走过来的声响。应该是赵襄子的人马正在过来。

这时，我腰间的两把一尺剑忽然嗡嗡然啸叫了起来，震得我的耳膜疼。一阵晕眩过后，我知道，我的仇人到了，我的剑要喝血了。

剑啸声惊动了趴在我身上歇息的蚊虫和甲虫，它们纷纷逃窜，感觉到一场大战就要来临。

我把双手按在了剑柄上，等待着机会一跃而起，一剑封喉，击杀我的仇人赵襄子。那一时刻，剑喝仇人血，我报恩人恩。

2

可我为什么要杀赵襄子呢？

赵襄子又是谁呢？

这话说起来就长了。可必须要从头说起。我呀，是个晋人。在我家所在的村落旁边，有一条大河，常年流着裹着泥沙奔涌不息的黄色河水，所以这条河被称为黄河。

我的父亲是一个打鱼的，他有一条猪尿泡吹起来晒干后连接制成的皮筏子，在这大河边依靠打鱼为生。大河里有个头很大的鲤鱼，大的有一个人那么大，我的父亲就打到过。他先用网将这大鱼兜到了渔网里，那大鱼一直在挣扎，差点把他的猪尿泡筏子弄翻了。然后，再把大鱼拖上岸。

我记得那条大鱼长着很长的金色胡须，嘴巴一翕一动的，像是在说话。眼睛也很大，看着我爸爸，我在一旁帮着他掌握着筏子的稳定，他专心对付那条大鱼。我们的筏子在大河的激流中来回打转，一下子被一个漩涡给捕获了，怎么都没有办法靠岸。

我猜是那条大鱼精在作怪。我说：“爸，那条鱼成精了，它要弄翻我们的筏子，淹死我们！”

我父亲就拿着渔叉把那条大鱼的眼睛刺瞎，我们的筏子才摆脱了河上那可怕的漩涡，筏子带着拖网奋力奔向岸边。所以，在大河上打鱼，是很危险的事情。

父亲有严重的风湿病，骨节变形，走路困难。但他依靠打鱼养活了我们一家，还有我的奶奶。

我们家原先是贵族，姬姓，我爷爷叫毕阳，是晋国一个有名的侠客，他死去很多年了。爷爷很早就参与到王公贵族的纷争之中，剑术精湛，武功高深，最终却身首异处，下场悲惨。他死之后，我爸爸就远走高飞，远离那些王室、公卿的权力斗争，隐名埋姓，来到了大河边生活。

这里湿气重，容易生病，我爸爸成了一个渔民后，他的骨关节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摇摇晃晃的，看上去就像是一棵移动的老柳树。作为著名侠客毕阳的儿子，我爸爸厌恶纷争，不再追求名声、金钱和军爵，大隐隐于河边，成了一个普通的渔民，过着艰辛的渔民生活，身体每况愈下。

我不知道他内心里承受了多大的痛苦。从侠客后代的地位，跌入到最低等的打鱼人的行列，我父亲是彻底告别了庙堂和江湖。

他后来娶了距离大河不远的人家的女儿为妻，她就是我妈。我妈生下了我，我就在大河边长大。

我父亲让我从小跟着他去打鱼。可我不喜欢水，好几次从河面的筏子上掉下去，差点在滔滔大河里淹死，我就不想子承父业，永远打鱼。到了我十六岁这年，有一天，我爸爸喝了他用玉米发酵、蒸熟、提炼出的淡黄色液体，脸色通红，从木箱子里取出一件红布包裹着的东西打开来。

我看到了那是一把剑鞘。我爸爸手一抽，一柄精美的、闪着寒光的一尺剑就出鞘了。我目瞪口呆，没想到父亲还有这个宝物。

（节选自《击衣》，该小说收入《十侠》一书。）

无辜的市民意外中弹



《告密：美国司法黑洞》
[美]亚历山德拉·纳塔波夫 著
郭航 周航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10月

内容简介

尽管公众几乎看不到告密行为，但其已如黑洞一般侵蚀了美国的司法公正。本书首次对美国刑事司法中的线人告密行为进行了全面分析，告密交易制造了不可靠的证据，放纵了真正的罪犯，危及了无辜者的自由。本书荣获2010年度美国律师协会图书荣誉奖项银奖。

作者简介

亚历山德拉·纳塔波夫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2016年度古根海姆研究员，著有《无罪之罚：美国司法的不公正》，荣获《出版人周刊》2018年度好书；参编《刑事司法新思维》，荣获2017年度杰出学术著作奖。

92岁的老太太凯瑟琳·约翰斯顿死了，这意味着史密斯警官和朱尼尔警官惹了个大麻烦。

三小时前，一切都还进展顺利。亚特兰大警方逮捕了费边·希茨，他在四个月内已经三次被捕了，而这一次是因为一个当地从毒贩转行的线人向警方透露他们在尼尔街933号的一处窝点藏有一公斤可卡因。希茨并不是他们的注册线人，所以他们不能利用他获得逮捕令，但史密斯和朱尼尔通过虚构一位所谓的线人而申请到了逮捕令。两位警官欺骗治安法官这个“可靠的秘密线人”在尼尔街933号购买了强效可卡因。当然，他们认为凭着骗来的搜查证破门而入以后，这些捏造的事实都不重要了，还会为他们带来重大战果。然而事情却没有按照他们所预设的轨迹发展。警方一进屋子就开枪射击，约翰斯顿老太太随即身中数弹而亡，然而希茨的情报不准确，这里根本没有搜到可卡因。于是，史密斯和朱尼尔只得求助于他们的一名普通线人亚历克斯·怀特。他们向怀特支付了130美金，买通他说自己曾在约翰斯顿老太太的家中购买过毒品，还佐证了他们伪造的搜查令申请。这当然不会使约翰斯顿老太太起死回生，但至少没有人会知道，他们居然会把所有赌注都押在一个坏线人的薄弱线索上，而且搜查令中的线人根本不存在。

虽然线人很少被曝光，但其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中却无所不在。从逮捕令、监控到逮捕，警方经常依赖于犯罪嫌疑人来获取信息和展开调查。从公诉直至判刑，检察官与被告人以辩诉交易来换取撤销或减少指控来从轻处罚。尤其在打击毒品犯罪的广阔舞台上，暗中以宽大处理换取犯罪信息的做法无形地塑造了美国刑事程序的主体，把犯罪嫌疑人吸收为所谓的线人已成为美国管控犯罪的一个中心特征。

这一秘密的执法工具已经渗透到了大众的意识中，随之而来的公开辩论也显露出高犯罪率的社区生活中一些最深刻的政治和文化的紧张状态。2006年，也就是亚特兰大警方杀害约翰斯顿老太太的同一年，一个名为特茨克鲁的著名街头艺术家在东哈莱姆区的一栋建筑上画了一幅涂鸦作品，上面描绘着一只脖子上套着绞

索的卡通老鼠，上面写着“停止告密”。两年后，社区领导人一起将这幅涂鸦中支持“街道沉默守则”的反警信息抹掉了。阿尔·夏普顿牧师还告诫居民不要听信所谓“停止告密”的意见，要公开反对犯罪；而一位市政专员则称这幅壁画是“仇恨的象征”。当地的青年对这幅壁画的意思抱有不同的看法。“这并不是因为告密不酷”，一个十四岁的女孩解释道：“而是人们担心自己会因此被杀。”于是，曾被史密斯学会展出过作品的特茨克鲁曾告诉该市，称这幅壁画的立意是为了就警察与社区的关系问题“引发讨论”，抹除这一作品侵犯了他们为“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权。

“告密”现象虽然具有政治、文化甚至个人层面的诸多特征，但它始于犯罪系统。犯罪线人是一种必要的不时之需，因为他们可以渗透进帮派、毒品寡头组织、集团公司、恐怖主义阴谋和其他逍遥法外的组织中，成为打击犯罪的有力武器。对低级别罪犯的宽大处理有时是获得高级别罪犯信息的唯一途径。从国际恐怖主义的挑战到黑帮控制的城市街道，线人可谓是政府唯一有效的帮手。

告密行为背后的动机很简单——犯罪嫌疑人提供其他人的牵连信息作为交易，从而换取出罪的机会、较轻的指控或判决。然而在实践中，线人交易与他们所涉嫌的罪行一样复杂。有的交易可能就是快速简易的例行公事而已。而在所谓的“买、打、翻”技术中，警方则会可能会释放吸毒者或贩毒者以换取他们的信息。其他一些线人的交易则复杂高效，且有可能持续数年之久。2006年，腐败的说客杰克·阿布拉莫夫同意告发他贿赂过的政客，从而躲过了几十年的牢狱之灾。再往前15年，杀手“公牛萨米”格拉瓦诺作证指控黑手党老板约翰·戈蒂，以换取大幅减少处罚和证人保护。线人交易的权利和灵活性使其成为执法武器库中无处不在的武器。

与此同时，利用犯罪线人的做法不仅是秘密的和不受管制的，而且会引发错案、犯罪，有时还会产生腐败，这使美国司法系统中最为糟糕的痛点雪上加霜。